

水患如虎。

7月21日11时许,在河南省固始县,淮河支流史灌河潘庄段突发管涌险情。堤内,打转的漩涡像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堤外,喷涌而出的河水撕咬堤坝;堤下,有15个行政村4万群众,一旦控扼不住“虎口”,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将有倾覆之虞。

忽来汛情急,鸣镝催征紧。河南省抗洪抢险军地联合指挥部立即组织驻豫某旅420名官兵和200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火速集结出动。河南省委

省政府、河南省军区、武警河南总队与省水利厅、应急管理厅等军地领导现场指挥官兵封堵管涌、加固堤坝;33位水利专家、48位水文测报专家协同配合指挥部科学决策、抢险除险。经过一昼夜奋战,史灌河化险为夷。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也是一次军地联合指挥的实战检验。近年来,河南省军地积极适应国防动员系统改革重塑新要求,深入研究破解军地联合指挥机制深层次矛盾问题,提升战时动员支前能力,带来诸多有益探索和启示。

锻造动员指挥“最强大脑”

——河南省探索军地联合指挥机制启示录

■胡凯 张红旗 本报特约记者 魏联军

拆除“中军帐”的“楚河汉界”

74年前,豫南桐柏山北麓,血雨腥风。30万国民党军队大军压境,中原军区部队被困在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域。

危急关头,该省军区的前身河南军区阵前受命,接应掩护中原军区主力突围。河南行政专署与军区领导紧急组织军民参战支前、袭扰敌军、补充给养,策应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成为中原解放军地联合指挥的经典范例。

战火硝烟已飘散在历史深处,“中原突围”的成功战例和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光辉,依然震古烁今,镜鉴当下。

然而,回放近年来国防动员演练的镜头,这样的场景不时出现:或是“中军帐”清一色的戎装唱“独角戏”;或是有的国动委专业办公室虽然派人到场,但大都是当配角和“跑龙套”……

今年6月中旬,河南省军区组织省市县三级军地联合指挥所开展研究性演习。这是该省军区近30年来参演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要素最全的演训活动。

刚到地下指挥工事安置营寨,省联指指挥员通过视频发现:省市县三级联合指挥部名称竟不一致。

不止于此。军地联合指挥要素怎么设置?席位怎么配置?军地领导的指挥权贵如何厘清?指挥流程怎么规范?上级尚未出台规范,兄弟省份也没有权威版本可资借鉴。

“拆除‘中军帐’的‘楚河汉界’势在必行,健全军地联合指挥机制刻不容缓!”联指主要领导迅即打响“脖子以上的战争”。他们邀请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的全军知名专家轮流授课,洞观情变幻风云,解码联合制胜机理;组织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经动办、信动办、交战办、科动办、人防办领导轮番登台,畅谈自家职能优势,直击指挥链条梗阻,深论军地联合指挥良策,冲破思想牢笼,卸掉观念枷锁。

“中军帐”火药味渐浓。围绕后勤保障要不要建群的问题,后装保障要素主任许保增3次谏言,与指挥控制要素主任许杰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对省联指下发的作战决定,安阳市联指指挥长王树文直言不讳,尖锐提出重点方向是否精准、指挥编成是否科学、兵力配置是否合理等“13问”……

兵者,诡道也。战争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没有非此即彼。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兵峰”争辩,“中军帐”一道道无形壁垒悄然拆除。省军地联指将省国动委5个专业办公室纳入指挥编组,充实编设指挥控制、指挥保障等要素和席位。市县



图①:陆军某旅官兵冒雨装填沙袋。
图②:陆军某旅官兵在大堤上处置险情。
戴丹华摄

两级依次编实配强相应要素席位。900多名地方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和市县领导打起背包、身着迷彩踊跃参演,指挥所内人民防空、交通战备、经济动员、信息动员等各色标识和臂章耳目一新。

国防动员“大棋盘”上,“中军帐”出将入相,拱卒跃马。随着“中军帐”四梁八柱一根根立起,困扰联合指挥中梗阻的“中梗阻”迎刃而解。

打通“指挥链”的“奇经八脉”

未见炮声隆隆,却也惊心动魄。“火箭军某部急需10名维修技术人员,请你们4个小时内征召到位!”在6月这场演习的战役实施阶段,导演部临机调省联指国防动员要素。然而,查找潜力库内10名专业技术人员,却有1人联系不上……

无独有偶。在去年战区组织的实兵演习中,上级紧急征召两名小语种翻译,省联指不得已只能求援地方某高校。事后发现,河南省有大量的语种

翻译人才,但动员潜力调查没有挖掘统计到位。

“如果信息链、动员链、执行链有堵点、淤点,战时就会变成弱点、痛点、败点,指挥中枢就会成为瞎子、聋子、瘸子!”省军区主要领导眉头紧锁,一语中的:必须探索建立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平战一体、军地融合的“指挥链”。

围绕军地信息如何无缝对接、动员潜力如何精准保障、军事行动如何快速反应等重大问题,全省军地各级国防动员潜力大核查、动员数据大更新活动如火如荼,军地会商、信息共享、情报互通等机制应运而生。

“八一”刚过,省军区主要领导深入驻豫陆军、火箭军、联保、武警部队和军事院校,了解建设情况、对接任务需求、共商备战大计,“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桥梁越来越畅通,军地联合指挥“较链”咬得越来越紧。

为打通国防动员的“任督二脉”,军地各级有关职能部门加紧充实完善经济、科技、信息等动员目标数据库,短短几天潜力数据储备量猛增,采集范围拓展到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前沿技术领域。今年以来,该省军区百余名军兵种交流干部还围绕立体化联合保障集思广益,组织修改完善了50余份保障预案。

前不久,正在豫南地域组织实兵演习的中部战区某旅国防光缆中断,请求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武部出动民兵帮忙巡护线路。该人武部政委李光辉紧急启动行动预案,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和基层行政村的兼职武装委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保证了部队演习通信畅通。

激活“打胜仗”的“引擎动能”

如果把军地联合指挥部喻为“大脑”,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就是为打胜仗提供血液动能的强大“心脏”。

“党委对作战实施集中统一和坚强有力的领导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保证!”前不久,他们专门研究制定了《河南省军地联合指挥部战时党委运行规则》,为合理区分、科学把握战时党委和作战会提供了依据和遵循。

联合指挥链上最可怕的锈蚀,是思想的锈蚀。习主席告诫全军,我们千万不要做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固步自

封的戈洛洛夫。

话剧《前线》中,曾战功卓越的苏联卫国战争红军前线总指挥戈洛洛夫,因骄傲保守,甚至不肯使用无线电指挥部,从一名功臣沦为败将。

《前线》是当年前线的真实写照,也是未来前线的一面镜子。

某单位战训会议上,一名同志分析情况照“稿”宣科,被观看视频的省军区领导当场叫停;某市一名业务生疏的“南郭先生”被请出中军帐。而在沙盘前摆兵布阵、脱稿而谈者,被军地各级交口称赞。

省军区在全区倡导军事会议讨论交流“上台五分钟,发言不念稿”。省军区主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战场不是剧场,我们需要的不是背脚本的演员,而是能带兵打仗的指挥员!”

仲夏时节,疫情全球肆虐,汛情骤雨摧城。疫情防控不能松,防汛救灾不可怠,在一次次急难险重任务中,联合作战机制在实战中磨砺成熟,一份份合格答卷刚提交,一道道新考题又提出。

7月以来,全省军地各级拿出专门时间组织训练演练、抗洪抢险复盘讨论,聚焦军地联合指挥机制的108个深层次矛盾问题被摆上桌面、列入清单、明确责任、限时破解……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解放战争时期,在西柏坡35平方米的小土房,党中央和毛主席以197封电报,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场重要战役。周恩来讲,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战争胜负与否,首先取决于“中军帐”。如今,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在人类头顶高悬,只要战争一天没有消亡,探索“中军帐”的脚步就一刻也不会停止。

千军万马看指挥。战争前台是“硅片”“铜片”的较量,背后则是指挥能力的比拼。未来信息化战争对作战指挥的战略性、联合性、时效性、专业性、精确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需要着力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坚强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打胜仗先强“中军帐”

■胡凯

一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变革方兴未艾。纵观强军兴军大棋盘,从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到战区联合指挥机构,从各类演习训练的“中军帐”到各种突发事件的“神经中枢”,军种联合、军地联合威力初现。

我军联合指挥体系链条上,国防动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5年来,转型重塑的国防动员战线上的军地各级“中军帐”,在抗疫、抗洪、抗震等没有硝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受了重大检验。

当前,虽然军地联合指挥的坚冰已经打破,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联不上、合不了、控不住、融不深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亟需强化联合作战“共同体”意识,打破兵种之间、军地之间的沟壑壁垒,构建基于“一幅图、一张网、一平台、一条链、一个库、一流程”的作战指挥体系,推动网络融入、系统融入、信息融入,把军地各种参战力量、参战单元、参战要素融为一体,聚合情报链、坚强动员链、贯通指挥链、支撑行动链、衔接保障链,不断提高军地联合指挥效能。

刘伯承曾指出:“军官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这是久经沙场的老帅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洞见。强军先强“中军帐”,练兵先练带兵人。

国防系统各级指挥员应强化胜战之忧,经常问问自己“无事之时忧什么”“有事之时忧什么”“关键时候有什么”“战场打赢凭什么”,深挖治理和平积弊,切实回归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本真本位,不管什么时候,都集中精力研战争、练指挥、强素养,不断提高胜战之能,努力以作战指挥的“资格证”换取领兵打仗的“上岗证”。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作为百团大战的总指挥,在武乡关家垴战斗前线。
资料图片

浴血关家垴 浩气传千古

■张学敏 许福勇

从百团大战总指挥部所在地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砖壁村出发,向北行13公里,就到了百团大战关家垴歼灭战发生的地方——山西省武乡县关家垴村。

探访当年战斗过的土地,只见群岭环抱中,有一个高高的山岗,山顶是一块方圆几百米的平地。山岗北面是断崖峭壁,下面是一条深沟,东西两侧坡度较陡。“关家垴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年参加战斗的民兵后代关新成老人说。

1940年8月20日夜,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在八路军连续大规模破袭和攻击下,华北日军损失惨重。从10月6日起,日军调动数万兵力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扑“扫荡”。10月

28日,一股日军撤到关家垴附近,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

刚打完榆辽战役的八路军第129师,此时正在蟠龙镇附近休整,彭德怀决定消灭这股日军。10月30日凌晨4时,八路军总部指挥所发出了总攻击信号。当炮火弥漫的烟雾凝结成黑沉沉的乌云冉冉升起,地平线露出一线光亮的时候,一面面红旗迎风猎猎而舞,召唤出震撼天地的冲杀声。

“全村人都转移到山沟里躲了起来,我那会儿还很小,却清楚地记得炮弹剧烈的爆炸声,子弹飞过的‘嗖嗖’声。”那场惨烈的战斗,是关新成内心深处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这场战斗中,“民兵杀敌英雄”关二如带领村民支前打掩护、送军粮、抬伤员。关新成的父亲也在其中,负责运送弹药和伤员。

11月1日,日军1500多人增援部队,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逼近关家垴。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由于攻击地形十分不利,关家垴之战极为惨烈。关新成听父亲讲,当时鬼子将村里的窑洞全打通了,每个窑洞都筑有机枪阵地,形成交叉火力网。八路军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英勇攻击,反复与日军短兵相接,伤亡极大。

据战史记载,“772团一营原本70多人的一连只剩下3人;50多人的三连只

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近70人的四连只剩下10余人。下午2时,当一营参加进攻的部队被兄弟部队换下来时,只剩下6人……”

关家垴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日军一个大队可以在抗日根据地内横冲直撞的局面。

如今,在关家垴山顶平地的最北端,一座雕刻着“烈士之血,革命之花”字样

的抗战纪念碑格外醒目、庄严、肃穆。碑后,一个隆起1米高的山包是烈士们的合葬墓冢。

“牺牲的八路军太多了,战斗结束后,沟里全是战士的遗体,周围8个村子的民兵都来帮着掩埋。”说着,关新成抬起手,抹了下眼泪。

纪念碑上仅刻有134名烈士的名字,墓家里的许多烈士都没有留下姓名。在侵略者面前,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革命先辈,以他们的坚韧、勇猛与无私,染红了这片土地。

彭德怀当年在关家垴阵地的壕沟里举起望远镜察看敌情的一幕,定格在被广泛刊登、转载的照片里。关家垴战斗指挥所、关家垴歼灭战纪念碑、关二如故居,分散在关家垴村落的沟沟岭岭,它们蕴藏着那些撼人心魄的红色故事。历史的足音久久回响,太行深处留下的浩然正气激荡永存。

